

新江油在中原大爱中崛起

本报记者 孟斌 文/图

核心提示

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,一场突然袭来的大地震,摧毁了汶川,撼动了江油。刹那间,巴蜀大地,秀川平夷,家毁人亡,哀鸿遍野……

2010年4月22日,在汶川大地震两周年即将到来之际,记者再次探访大地震的重灾区江油市。穿过废墟与帐篷,一栋栋崭新的住宅楼拔地而起,一条条街道一如往日热闹,人们悠闲自得地漫步在公园里……

重访灾区,感受巨变。曾经被大地震严重摧残的江油市,经过中原人民,特别是郑州人民一年多的无私援建,正以崭新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,屹立于巴蜀大地。

郑州助力江油涅槃重生

春光烂漫,满眼翠绿。4月22日上午,在江油市九岭镇中学的塑胶操场上,三年级的张燕和全班同学,正在老师的带领下,快乐地做着广播体操。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,同学们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。

学生背后的不远处,由郑州市和社会各界投资援建的教学楼和学生公寓高高耸立。教学楼的前面,“郑州市援建江油四镇建设项目竣工仪式”正在这里隆重举行。主席台两边写着“郑州九岭油心连心,传递真情一家亲”、“江油人民永远感谢郑州人民”的条幅和彩旗,迎风飘扬,格外醒目。

“没有郑州的援建,就没有我们今天漂亮的校园,感谢郑州人民的无私援建!”小张燕十分认真地对记者说。九岭镇学校校长余朝国告诉记者,地震发生后,学校成了一片废墟,由郑州市投资195万元修建学生公寓楼,共1360平方米,于去年9月开学就投入使用,解决了学生的住宿问题,现在学校的规模也比震前扩大了许多。

在郑州对口援建的江油市青莲镇裕光村泉水小区里,记者看到,统一规划重建的居民小别墅,一排排,一栋栋,漂亮、美观、气派。“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,感谢郑州人民的无私援建!”村民蒋永辉激动地向本报记者诉说着他的感激之情。

青莲镇人大副主席郭从洲告诉记者,在地震中,泉水小区28户居民原来的房屋全部倒塌,郑州市投资150万元用于该小区的水、电、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,在各级政府资金的援助下,每家每户都建起了现在的别墅小洋楼,居民生活得安逸祥和。

郑州市援建江油前线指挥部指挥长范建华介绍说,我市援建江油资金达到8亿元左右,超过全省援建总资金的1/4。目前,由郑州对口援建江油三合、彰明、青莲、九岭4个乡镇的53个项目已全部竣工,和泉水小区一样,这些项目均是江油人民急需的民生工程。郑州援建速度位列全省第一,比国家提出的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目标再提前4个月。



郑州援建的九岭扎营村居民点整洁美丽。

为把援建工程建设成为精品工程、放心工程,援建一年多来,河南省以及郑州市援建江油前线指挥部先后10次组成检查组,每月用10天时间,对援建的所有工程的质量安全进行全方位的检查,确保建成后使江油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公共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保障能力达到一个全新水平。

废墟中新江油坚强崛起

地震过后,百废待兴。特别是我市对口援建的四个镇就占江油市总人口的1/5,四镇仅房屋损毁就达400多万平方米,直接经济损失近30亿元,地震还造成许多企业停产……

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“输血”不如“造血”。在加快民生工程建设的同时,我市更加关注江油经济的长远发展,极力恢复江油经济的“造血功能”。

九岭镇位于绵阳市和江油市中间,该镇蔬菜基地是绵阳、江油的菜篮子,地震毁坏了菜地的基础设施。“郑州市投资460万元建设了九岭蔬菜基地的配套设施,基地全部建成后,蔬菜种植面积将由震前的8000多亩,提高到1.5万多亩,产值占全镇生产总值的一半。”九岭镇镇长许刚激动地说,这将使九岭镇的经济水平至少加快10年。

不仅如此,郑州市还积极深化对口援建,加强产业合作。2009年9月,我市组织10个大中型优势企业的20多位企业家千里迢迢奔赴江油进行实地考察,就双方资源、产业基础、区位优势、合作方式、潜力前景等进行多次座谈,目前,已落实签约项目6个,协议投资6亿元,这将为江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。

“产业园区具有极强的‘造血’功能,是灾区经济实现全面发展和振兴的基础。”河南省援建江油前线指挥部指挥长张国晖介绍,我省在向江油“输血”的同时,更加注重江油“造血”功能的恢复重建。在科学论证后,我省投资3亿元,援建了江油河南工业园项目,这将为江油招商引资,加快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“在河南省以及郑州市的无私援助下,江油灾后重建一直走在全国前列,经济发展水平提前10~20年。”江油市委书记林语肯定地告诉记者,受“5·12”地震灾害的影响,2008年,江油生产总值135.79亿元,同比出现了负增长,经过一年多的援建,2009年,预计江油地区生产总值超过震前水平,达到158亿元。

援建干部情系江油彰显大爱

“作为江油市援建办负责人,我跟郑州援建干部接触很多。在江油一年多来,他们和灾区群众手牵手,肩并肩,心贴心,舍小家,为大家,他们忘我的工作热情和无私奉献的精神,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!”江油市发改局局长李世杰钦佩地说。

范建华,当年45岁,是郑州市援建江油前线指挥部的“带头人”和“大管家”。当兵出身的他身体一直很好,但来到江油后,频繁的余震、睡眠不足、工作压力等综合因素,致使他患上了心脏病。在成都住院治疗控制病情后,他仍坚持在前线工作。在他的领导下,郑州援建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。

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科长赵建建,接到援建通知后,尽管家里有高龄多病的父母需要照顾,但他毫不犹豫地奔赴灾区,积极投入到

援建工作中。深入一线,察民情,定规章,确保了援建工程项目质量和施工进度。他本人先后被四川省评为优秀援建干部和河南省前指先进个人。

荥阳市刘河镇镇长吴潜在挂职江油青莲镇时,一直在默默资助特困家庭邓桂群一家。地震把她家的房子全部震塌,祸不单行,丈夫出车祸去世,正在四川农业大学上学的儿子面临辍学。了解情况后,吴潜先是自己资助邓桂群上大学的儿子1000元,又资助她建了猪舍,搞起了养殖。然后又联络到一位爱心人士,每年给邓桂群儿子2000元的资助。

“您有病住院,儿子没有在您身边尽孝,实在是对不起妈妈了。”“您在灾区做善事,就是对妈妈的最大的安慰。”这是援建干部王海军与母亲最难忘的一次对话。他的母亲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,在地震前已入院进行过胸膜手术。地震时,他家的收入并不高,一家人却积极向灾区捐款了2000余元,他本人又向党组织交纳特殊党费2000元。地震后,王海军在新郑市第一个申请到四川参加灾后援建工作。

挂职江油青莲镇的张治怀是郑州市最年轻的援建干部,也是我省第一批来到灾区的乡镇干部,离家时女儿只有三四岁。为了不给她增加负担,他一直自己掏钱租住民房。镇里要按规定给他配备办公设备,被他谢绝。他艰苦朴素的生活,扎实有效的工作赢得了当地干部的极力赞誉。

像这样感人的事迹不胜枚举,从每一个援建干部身上都能找出一大堆。在江油援建一年多的时间里,由于余震、生活环境、饮食、压力等综合因素,和灾区群众一样,援建干部身心都受到了摧残。范建华得了心脏病,市民政局屈宪章患上了结石病,吴潜有了糖尿病的征兆,郑州广播电视报李光、市建委赵建建、新郑市李军、市规划局黄维伦等援建干部都平添了很多白发……

在一年多的援建过程中,市委、市政府领导时刻牵挂着郑州援建的工程。省市领导王文超、赵建才、马懿、王璋、王林贺、黄保卫、牛西岭、陈西川等多次视察我市对口援建项目,看望慰

问我市援建干部,向江油捐赠重建设备和现金。

江油人民永世不忘郑州人

中原爱心小区、中原爱心中学、中原爱心康复中心、豫江大坝、郑州援建工程……这些直接以“中原”、“豫”、“郑州”命名的工程,在江油市随处可见。“感谢郑州的援建干部,感谢郑州人民的深情厚谊!”这是记者在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。

为表达对郑州援建者无私援助的感恩之情,江油团市委统一制作了感恩优惠卡,援建者凭优惠卡,可在此次活动的23个商家服务中享受到最低价格优惠。

在江油援建期间,当地老百姓对郑州援建者非常感激。就在记者采访的前几天,江油一位村民听说郑州援建者要撤离,随即杀猪宰羊,自己骑摩托车,给指挥部送来几十斤猪肉和羊肉,以表达他们全家人的深深谢意。

为了铭记中原人民的无私援建,江油市将浞江大坝改成了“豫江大坝”,并在大坝上建设了豫江友谊园,设立“豫江情”雕塑,让市民参观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江油市23家企业家还自发投资600万元,正筹备建设感恩河南纪念馆,建成后,将展示河南援建的项目、援建人员的先进事迹以及河南的文化,让江油人民世代铭记河南人民的无私援助。

“郑州援建人员远离家乡亲人,克服重重困难,以实际行动在江油展示了郑州速度、郑州品牌、郑州精神,极大地激发了江油人民战胜困难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心、决心、勇气和斗志,给灾区人民重塑精神家园带来了深远影响。”在郑州市援建江油四镇建设项目竣工仪式上,江油市市长开慧感激地说:郑州人民的无私援助,将永载江油史册;郑州人民的深情厚谊,江油人民将永远铭记!



江油九岭学校的孩子们在新建成的学校做操。

新闻时评

国家赔偿不能忽略责任追究

4月26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对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进行第四次审议。草案明确规定,被超期拘留、超期羁押后无罪释放的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。(4月27日《工人日报》)

针对门槛高、标准低、范围窄、程序乱等现状而作出调整,旨在保障和便利赔偿请求人及时获得赔偿,国家赔偿法修正案提出的积极意义无须赘言。但面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所造成的违法伤害,国家赔偿之后怎么办?

毫无疑问,《国家赔偿法》是救济法而不是责任法。因此,其关注的重点只能是如确赔偿款到位,而不是如何追究责任。尽管如此,这也绝不意味着个人权力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只能由国家之慨。屡屡出现的冤假错案足以说明,权力拥有者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时还缺少一种有效的制约,以至于缺乏对权力足够的敬畏,而这正是侵权事件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。

实际上,对责任的推卸也是国家赔偿款难以及时发放的一个重要原因——曾经的很多案例中,由于不愿承担责任,不少行使权力者纷纷对国家赔偿层层设限,各种乱象因此而生。修正案草案虽然对落实国家赔偿作出了完善,但如果责任追究制度相对滞后和无力,难免会使国家赔偿的发放大打折扣。

有法律界人士提出,国家赔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,额度不是越高越好。但对于那些由个人不当行为导致的国家赔偿,没有理由要求全体纳税人买单,而完全可以在国家赔偿之后实施个人追偿。如果国家赔偿限于部门财力难以实现,不妨将赔偿机关确定为一级地方政府,不仅可以简化办理程序、保障费用支付,而且也是国家赔偿题中之意,而这也是很多国家较为普遍的做法。由政府统一赔偿,然后再结合具体情况,对违法使用职权者进行责任追究以及个人追偿,这显然比当事人机关的自纠自查、自理自赔更加容易实现,也更能让人引为戒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,权力的伤及无辜缘于权力的边界模糊,以及违法成本低廉;而该赔不赔的出现,也多伴随着该罚不罚的蔓延。从这种意义上说,要想使国家赔偿真正展示出威力,首先就要厘清权力边界、明确责任追究。在此基础上,才能真正实现有权必有责、用权受监督、侵权要赔偿。

赵志疆

虎的生存环境与“唬”人之虎

从石头缝里蹦出来,那就成为媲美周老虎的笑话了。纵有天生本事,“正龙拍虎”也是拍不到非虎爹妈生出的老虎的。

真的就是真的,假的就是假的,假的成不了真的,真的也成不了假的。人上一百,形形色色。这个世界如果有编谎者、说谎者,与之对应,就会有对事实真相的探究者。华南虎事件,最终成了检验各色人等的一个平台。周老虎的出场,包含有各类利益诉求的背景因素。一个白日梦,一批假虎照,在好事者的推波助澜下,演成了一台大戏,粉墨登场者极尽赌咒、发誓之能事,黑的说成白的,纸老虎说成活体老虎,他们罔顾了老虎绝不可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这一铁的事实。

“灰色技能”的灰色提供



些有文化的群体,但不知“灰色技能”不属于亚文化的范畴。在社会学家波普诺看来,当在社会的一群人中形成一种既包括一些主文化的特征,也包括某些独特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,这种群体的文化就叫做亚文化。亚文化可以围绕职业种类形成和发展,媒体的报道中没有详加说明,需要具备“灰色技能”的人都在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,但是不停的对外应酬似乎是这些人工作的重要部分,他们既要围着酒桌转,还要围着麻将桌、牌桌转,这里面包含的文化要素可谓过于繁杂,他们的生活方式无疑也体现某种价值观。

“灰色技能”像是一个社会反讽,是对成功学的反讽。一般情形下,人父人母不会教育孩子去学习“灰色技能”,学校也不教,大部分的大学,需要在社会的大课堂

华南虎事件似乎还没完结,这场闹剧的几个主角到现在还没停止折腾。前不久,朱巨龙红口白牙,说周正龙欲上山打死老虎,以证清白。关克在博客里铺陈个性文字,替周老虎抱屈。周正龙还在间断性地上山寻虎,并声称拍到大量老虎脚印。国家林业局的调查结论,不知能否让他们幡然醒悟,直面事实本身。无论怎么说,华南虎事件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,反面的就不说了,正面意义之一是,公众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关注这一事件,在网络平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,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进步。人心是杆秤,关注就是力量,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,人们除去的是谎言,得到的是真相,是阳光一样的社会公平与公正。

今语

“任志强谢幕”解决不了房地产问题

国务院调控房地产的新政出台后,对市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。上周,房地产开发商、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,解读这次调控,并发表在个人博客上。

任志强的文章称:“不反对政府对市场的调控,但更希望政府用市场化的手段调控,而不是坚持用非理性、非制度化、非法律化的行政手段进行恶性的干预,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可以满足短期的政策目标要求,但却无法解决可持续的发展问题,更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。”

日前,新华网发表名为《任志强万言书是开发商谢幕前的高音》评论,称“新‘国十条’是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住房难,把开发商‘撵出’舞台中央的好政策”,认为任志强此举无非是“利益”二字在作怪,任志强是开发商,政府出台政策有利于开发商就好,不利于开发商就炮轰。对任志强们来说,是非不重要,能不能继续坐享暴利才重要……

应该说,公民社会,对于公共政策,每个人都有权利批评。与此相应,任志强的文章涉及公共利益话题,大家也有批评评价其文章的权利。

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,还是其他行业企业,在不违背政策和法律的前提下,追求利益无可厚非。房地产开发商在近年来的房价大涨中获利丰厚,并不能必然地得出开发商不道德的结论,也不能想当然地为赚钱的背后必然有不可告人的行为。“法无明文禁止不为罪”,当个人或群体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的合法行为引发激烈争议时,我们需要思考的是,什么样的机制使某一领域的企业,可以在短时间内“合法”地获利丰厚?这一机制本身是否存在问题?

许多人认为,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商的为富不仁,导致了房价的大涨。这种认识仍然停留在表象上。任何领域的企业都想让所生产的产品价格节节攀升,但价格能否上升,最终并不能由生产者决定。同样,房价上涨的根本推手,并非开发商。现在在房屋的建造环节,有诸多民有或国有房地产企业参与市场竞争,生产能力十分充沛,相应地,他们操纵价格的能力就十分有限。

民众的情绪值得高度关注,但舆论若迎合民众的情绪而将开发商置于房价问题的“万恶之源”,显然是回避了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根源,甚至有转移矛盾的嫌疑。 王海涛